

萌芽丛书

战争的故事

郑 柯 著



ZHIZHONGSHI 百家出版社

萌芽丛书

战争的故事

郑 柯 著

百 家 出 版 社

(沪)新登字 120 号

责任编辑:姚献民

战 争 的 故 事

郑 柯 著

百家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出版印刷公司承印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5000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576-291-0 / I · 92

定价: 3.50 元

有感无序

张贤亮

一些书前的序言是序作者本人的读后感，并且是隐恶扬善，多溢美之词的。有的序却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趁给别人写序时说些自己要说的话，竟常常与所序的书无关。郑柯今天出了一本小说集(《战争的故事》)，嘱我写序，无非是想让读者在读他的小说之前就对他的创作先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年轻作家出的头一本书，好象都需要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引荐：“请多多关照”，等等。我对郑柯说，其实你不必这样羞怯，你就大大方方地往读者面前一站，任人评头品足好了。郑柯小说，早在1985年我就作过评论，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了读书界。我极少写评论文章，因那既不是我所长而且我对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很隔膜。郑柯发表《大大谷》时候还不是专业作家，刚刚从大学毕业，年轻得很。我为他写评论完全出于自发，也是“有感”。感于那个短篇之中的灵气。评论是一气呵成的，因他的灵气触发了我的灵气。这么多年下来，生也坎坷，他的灵气得到磨炼，少了些浮扬多了些深沉。所以我觉得他站在读者面前应该是无愧的。

然而，郑柯却有郑柯的顾虑。

因他的顾虑，又触发了我的感慨。这里我也不禁“借他人酒

杯浇自己块垒”了。

原来，现在大喊大叫的“出书难”其实并不难。过去，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送到出版社，先要一审，后要二审，再要终审。终审“判决”下来即使排上了计划，也要等上个一两年。而现在，在个别出版社，只要有钱，想出一本书竟在弹指一挥间。张三李四，写的白云流水，悼文情书，政治上没问题，马上就能见校样，不久即可上架。至于印多少册，也不是由书籍市场的需要而是由你的荷包来决定。照过去的标准，很多可出可不出的书和本本达不到水平的书，现在都可泛滥。那些喊“出书难”的作者，力道真是用错了地方。与其发牢骚，不如去捞钱。有了钱，小学生作文式的文章都能收集起来出版，何况你的煌煌巨著。前几年，有位刚从鲁迅文学院毕业的作者跑来找我，要我给他安排工作。我说你现在这个机会正好，刚出校门还没有单位，何不趁些多在社会上跑跑，先当个体户，既有了生活积累，又能赚点钱为今后创作作准备。可是他错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不收留他，愤而离去。前不久在街上碰见，好象他就有点“悔不当初”了。据他说他的一位“鲁文”的同学，就是照着我的路子走的，现在已经有了几百万，“除了不倒军火什么都倒”，别说出一本书，开一家专印自己著作的出版社都富足有余。

因为有这样的情况，郑柯就有点耽心，害怕读者也把他的这本辛辛苦苦、倾注了个人心血的小说集当成那一类出版物。要我作序，除了前面所说的那层意思外，还有点想取得一个“证书”的味道。证明什么呢？就是证明他这本书值得一看。

可是，我的确不怎么太乐观。我总觉得现在认真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古人说，读书，要头顶上再长一只眼。庙里的菩萨有许多是三只眼的，中间那一只，就是所谓的“慧眼”。郑柯小说，

如果你光用正常的两只眼睛去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情节，并不复杂，不如武侠或通俗小说吸引人；人物，也没有惊心动魄的高大形象或令人玩味不尽的阿Q式的典型。翻过去，也就完了，留不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要是你开了慧眼，你就能看到篇章中弥漫着一种灵气。其实，千古文章。难得的也不过在这一点上而已。

开慧眼，那需要内心极为宁静安详。所以古人在读书之前都要先焚香沐手，正襟危坐，然后平心静气地翻开书本。现在，一般人那能有内心宁静安详的快乐。成天营营苟苟，争利于市，争名于朝。于是只好去找些武侠或通俗小说聊以打发“争余”的时间了。所以我已经预料到郑柯的这本集子发行量不会很大。如果它能在真正的文学圈子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我就为他感到高兴了。

然而，话又说回来，即使引起了文学圈子的注目，又如何呢？文学事业，是一个要耐得住寂寞的行当；“人不知而不愠”。真正有灵气的种子，正是在寂寞中得到内心无比的快乐的，而且也只有从寂寞中得到。有人可能说，你张贤亮老是热闹，你才说这样的风凉话。叫我们寂寞你却不寂寞！事情看来好象是这样。而我，真心的，从来也没有把热闹或不热闹当作一回事。如果我老想听别人说我些什么，被别人所左右，我也就失去了自己的“阿赖耶”识，写不成东西了。可是，郑柯是一个江南才子，又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是很想热闹一番的，我知道。我以为，他既年轻，又有才气，热闹，也可能热闹得起来，我只希望他热闹或不热闹之后，有一番思索。

我想，我的话最好到此为止。序不应该是引言或索隐，何况我这又是“有感无序”。

目 录

战争的故事.....	(1)
塬上的日头	(38)
咸湖	(49)
血染三关口	(62)
季节河	(78)
闪乎子人	(93)
天葬.....	(110)
小站.....	(125)
静静的雪原.....	(140)
一个男人的两个世界.....	(155)
落日楼头.....	(167)
两条好汉子.....	(181)
朝乐言勒柯尔草原上的长者.....	(191)
河套人.....	(207)
道拉河口.....	(223)
大大谷.....	(234)
死囍.....	(248)
码踪.....	(275)

战争的故事

民国十三年十月初，孙、马大战于银川平原。

十月中，孙殿英大败马鸿逵于平罗黄渠桥。马军死伤三千余人，阵亡少将旅长一名，上校团长两名。三日后，平罗城破，孙军屠城，计滥杀无辜万余。

十一月初，孙军围攻宁夏县。守城军民殊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十一月十三日城破，守城军民死伤五千余。阵亡上校团长一人；少校营长三人，尉级军官数十人。孙军破城后，纵兵掳掠，无恶不作，其惨状不忍目睹。

宁夏县是宁夏省城银川的最后一道门户，打开了宁夏县，就等于让开了省城银川的一条通道。省城守军不足两万，且其中约有五千新募兵士，要抵挡孙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三万之众。

省城岌岌可危！

马长官鸿逵急电蒋主席中正，请求干预制裁匪军孙殿英。发电数十，南京政府杳无音信。青马、陇马步芳、鸿宾长官已回电援兵星夜驰宁，但遥在千里，难救近火。

省城达官贵人，商贾富豪纷纷南逃，省城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马长官鸿逵命：可放妇孺出城；精壮之人不得出逃避难，有违军令者，格杀勿论！

孙军破城宁夏县，稍事整顿三日，于十一月十六日进军省府银川。孙、马军大战于银川郊区。孙军兵分三路攻打马军三个支点：八里桥、金贵、北塔。二十日，孙军中路攻陷八里桥，双方死伤千余兵士；二十二日，孙军左路攻陷金贵，双方死伤两千。八里桥和金贵守军分别为马长官步兵三旅和骑兵独立一团。三旅旅长马大军身先士卒，反复与敌兵搏杀，中弹身亡，时，四十有三。一团团长刘和贵，率士卒与孙军短兵相接，在白刃战时不幸阵亡。足岁三十有六。

二十八日，守军北塔支点，与孙军较量不足三个回合，团长杜二国临阵溃逃。至此，孙军左、中、右三路突破，长驱省城下。

.....

——录自民国宁夏省政述要

孙殿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真令人难以深信，这个掘挖盗墓杀人如麻的军阀，何以如此信佛。在攻下北塔佛院的次日，他沐身净衣，带家属专程来烧香拜佛。

北塔佛院损坏并不大，只是靠西边的几间偏厦被炮弹炸塌了。院当中的瓦砾，因孙大帅的光临，早由手下责令和尚们打扫干净。

孙殿英五十来岁，并不太胖，个头也不高。一身灰绸的马褂，倒显出一副商贾的派头。他显得比十足年龄老，那双眼睛无神无光，眼底的泪囊又极大，走路也缺乏军人的气度。这一切大概要归结于娶了八房姨太太，平日又缺乏节制的缘故。

佛事完毕，老方丈知慧和尚请孙大帅及家属到方丈室用茶。落座未定，孙大帅指示勤务兵托了个盘子进来，上边码放着

白花花的——一千块大洋。孙殿英对知慧和尚说：

“老方丈，这是敝人对佛家的一点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此次本大帅用兵实出无奈。咱进来时看到房子有些坏，这算是些赔偿吧！”

“阿弥陀佛！”知慧和尚双手合十，脸上挂笑道，“大帅慈悲，乃是佛门幸事，阿弥陀佛！”

用茶后，知慧邀孙殿英到海宝塔上一游。孙大帅因战事顺利，心情格外好，便在方丈及副官们的陪同下，顺着曲曲盘盘的楼梯，登到了塔顶。推开塔顶的楼窗，银川平原便是一览无遗。虽是塞上的初冬，原野上一片萧瑟，但在孙殿英看来，却是无限的美好。他眯起双眼，仔细地观望着，心中却在暗暗盘算：

黄河百害，唯富宁夏。宁夏是塞北有名的米粮川，老子占了这片地方，也就有了落脚的根基。北可以出兵绥远，南可以进击陕、陇。这辈子奔突往来，不就是为了找个安身立命之地？

经这么一想，原先对蒋介石的气，便稍稍减弱三分。但他却不能原谅傅作义这山西老星儿。妈的，老子在你的地盘上驻军，他娘的三天两头告到南京，要老子挪地方，那中正主席便在夏天时发了个军令，要咱远跋青海去当个什么鸟的垦办督军。从绥远到青海，几千公里的路，一路上且不说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单单只说是宁马、陇马和青马这三匹“劣马”能给老子好吃的？

可是，坏事里也有好处。如今看来，也左不过是蒋公给咱的一点好处呢？假道宁夏，这是南京方面的军令，他马鸿逵那骚羊腿儿还不准行！哈哈，蒋介石啊蒋介石，你可太滑啦！你想假借马鸿逵的手来灭咱孙殿英，可老天做美，待攻下银川，这宁夏方圆圆圆近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地盘就姓咱孙啦！

想到这里，他接过随从手中的望远镜，对准银川城头细细观

望起来。

银川城在他手中那只二十倍的蔡斯军用望远镜中清晰可辨。城头上，马军的兵率百姓如工蚁一般，来来往往在加固城池，搬运弹药。狗蛋！凭他马鸿逵那骚羊腿儿的几杆烂枪和大刀片子，想同老子的精锐之师抗衡？哈哈！

他放下望远镜，问副官：“南京方面有什么消息？”副官回答无任何消息。他点了下脑袋分析着：这说明，蒋介石是默许咱这么干的。要不然马鸿逵数十份电报去，为何不见批复回音儿？完后他又问：“甘肃，青海方面可有消息？”副官回答：

“据探马和截获的电报，甘、青援兵七天内到不了。参谋长已派独立旅绕过银川赴中宁打援。”

“好！”孙殿英很满意这个回答。他琢磨：银川城只消两天攻下，待甘、青援军到，这里早已姓孙，他马鸿宾、马步芳见了这情况，还会增援吗？他们自己会掂量掂量啦！就凭他们的那些骚羊腿儿的装备，是咱孙某人的对手？于是，他猛地挺起胸来，对副官下达命令：“明晨拂晓，总攻银川！”

“是！”副官双腿一磕，急转身跑下。

“慢！”他突然手一扬，沉吟了片刻对副官说，“传咱的令，先入城者，赏洋一百。”完后他又沉吟片刻，“兄弟们手下别留情！”说罢，大概意识到方丈还在，便又尴尬地笑笑。

初冬的晨阳，残残弱弱地挂在秃枝败叶的白杨树梢。数十只寒鸦，扑腾着蠢笨的双翅，聒噪着，缓缓地离开栖身的白杨，向不甚明朗的远天飞去。

东校场上，靠近阅兵台的正首，灰乌乌地站了一片军人。马

鸿逵端坐在阅兵台上，乌紫的面皮板得铁青。他有四十来岁，微胖，那一头根根竖起的板刷头和一副微微倒挂的眼角，衬出他的性格：在军阀混争的世面上，他不是个蠢种！因战事来得突然；又因着急，内火攻心，这几天他的眼疾犯了。左眼上敷了药，又用黑纱蒙着，更显出一副乱世英雄本色。那只尚好的右眼，布满了血丝。

他一上台来，便端坐在太师椅上，咬住嘴角，静静地一言不发。瞪住台下肃立的尉级以上的军官，心中很不是个滋味：

为了争到宁夏省主席的职位，他那同蒋介石有着换帖交情的老父亲——马福祥，多次与蒋介石提及请求，给他的儿子马鸿逵安置个地盘。

是呵，这可来之不易呀！流荡江湖多年了，光他娘的在河南那前不卧村后不着店的鸡公山上，就呆了几年？要粮没粮，要钱没钱，地盘是人家的，老子连口汤也喝不上。简直是个要饭的讨饭毛子嘛！如今算有了这地盘，立足未稳，孙殿英这驴日的又来打明火，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

想到这里，他不由神经质地敲敲太师椅的扶手。老父亲从南京来的密电，不是已经讲明了吗，蒋介石这杂种在此事上态度含混，模棱两可，说明他是默许孙殿英这驴日干的。什么任命孙殿英是青海屯垦督军，是借这名义算计阿咱抢地盘。妈的！

马鸿逵想到此，不由自主向台下看了一眼，一股火爆爆的怒气禁不住从心底里冲上来：阿咱带了这些年的兵，没想到狗日的没个争气的。好好的地盘连着丢，一个多月来没打过一回胜仗。要这些狗日的有个球用！至此，他又记起老父亲来的密电：

不要指望蒋介石，速电鸿宾、步芳增援！死守银川城，俟援兵至，便可无虞矣！

唉，老父亲啊！上年岁的人啦，字里行间的都看出舔犊之情……此刻心中还不知是咋急下了呢！他一闭上眼睛，便能想象得出，老父亲挣着肥胖的身子，气喘吁吁地在南京奔走，替儿子……

孙殿英个驴日下的，来吧！老子完了，也要让你活个不痛快！

想到此，他的巴掌使劲在扶手上一拍，扯足了嗓门大喝：“拉上来！”

下边的人一片应承。在嗡嗡地交头接耳声中，从校场的西侧后首，由两个戴白盔的宪兵，连拉带扯地把杜二国带了上来。

杜二国有三十五、六的样子，瘦头猴脑的个儿。一上来便双膝一软跪在了马鸿逵的面前，眼神儿哀哀的。

他原先是马鸿逵的亲随马弁，因在鸡公山、信阳等地“剿匪”中救命有功，深得马鸿逵的信任，一放出来便给了个营长，年前调防宁夏，马鸿逵拉兵扩军，又扩编了个师，他也被提升了团长。如今该他出力的时候，却如此不中用，带着整整一团的人，近二千官兵守一个北塔寺院，枪没放上三响，便“忽啦啦”地逃回了城里。狗日的，真败性丢脸尽了！

“你个驴杂，知罪吗？”马鸿逵厉声问着。

“主席啊，饶了卑职一条狗命吧！”杜二国操着一口浓浓的河南话求饶。磕头如捣蒜，砖地上发出闷闷的响声，那额头上立刻爆起了个大紫血泡。

“饶你的命，晚啦！”马鸿逵狞笑着，完后把手一摊，向四周划了个圈子，“看看有人站出来给你说情！啊？有人站出来给你说情？”

此刻，下边的军官全是聪明人。其中有两点：一是马鸿逵这

些日子火特别大，别撞在枪口上；二是杜二国平日为人太过。仗着有马鸿逵的硬把子，同级的根本不在他的眼里；上级也是带搭不理，人缘极差。所以此刻没人站出来替他求情。

马鸿逵的话音落下后，校场上虽有黑压压的一片人，却静得连落下根针的声儿也能听见。杜二国左右张望了一圈，见自己大势已去，便跪着上前抱住马鸿逵的腿，一边哭诉：

“马主席，饶了俺啊！饶了俺啊！那孙殿英太狠了哇！把俺们的人活捉后，就当着面活剥皮哇！呜呜呜。”杜二国说到这里，泣不成声。他是被吓坏了，是吓跑的！狗日的，还算是个军人！

下边的军官，听到杜二国这么哭诉，心里也不禁直打哆嗦。杜二国手下的逃回来后都说，孙殿英的人全他娘的是吃人兽。就在打北塔的时候，他们把俘虏的军官推到阵前，当着守军活活地剥下人皮。那些人讲起时，激棱子一阵一阵地打，活似剥了自己的皮……

那场景，谁都没经见过，每个人想想都觉着可怕：

孙军先是四周围定了北塔寺院，完后就喊话。用一个喇叭筒喊，洋铁皮围成的喇叭筒喊。孙军大部分人都是河北人，那声调倜傥的，可并不难听：

“马军兄弟们，快投降吧！你们不行啦，我们优待俘虏。”

（静场，死一般的静）

“限你们半个小时后缴械，如果不投降，我们就打炮啦。我们的炮可准啦！一打一个着，炸得你们的球也飞啦！”

（孙军阵上大笑）

“哇！马军兄弟们，听见了吗？八里桥被我们攻下啦！金贵也被我们攻下啦！你们能守得住吗？再没几天，银川也就被攻下啦！我们的马主席那个骚羊腿儿也活不成啦！快投降吧，听

说你们的马主席的四姨太挺漂亮，到时候可要让我们兄弟摸摸肥奶子啦！”

（孙军阵上一阵淫笑声）

“好啦，半个时辰到啦！马军兄弟们，我们知道全是那些官儿们不让你们投降。我们给你们看个‘仙人脱衣’的戏法。”

说着，他们推上来一个人，孙军指着这人说：“你们该认得，这是你们金贵守军的一个连长，认得不认得？”

大家都认得，是独立团二连连长顾学礼。原先都以为是战死，没想是被俘了。

“看我们怎么变戏法吧！嘿，可要让你们这些西北土佬看个新鲜！”

他们把顾连长的衣服扒了下来，把手脚捆住，推倒在地。然后在顾连长光光的头皮上泼了些凉水，就见个壮汉，赤裸着上身，嘴里咬着明晃晃的小尖刀，扎煞着膀子走了上来。

“马军弟兄们，好戏就要开场啦！瞪圆了眼睛看吧，我们不收一分钱！”

（孙军阵上又是一阵大笑）

那壮汉先在顾连长的前额处横开了一道口子。就听顾连长惨叫一声；然后顺头颅中线又开了一道口子；顾连长又惨叫一声……

马军士兵实在看不下去了，照准那壮汉开了枪，可没打中。那壮汉拖住顾连长下去了。只一会儿，只几分钟，一具被剥光了皮的人尸，红兮兮的人尸被抛了出来。

孙军阵上喊：

“这是啥？红萝卜！”

（一阵大笑）

要说人尸也不对。顾连长还活着，在地上翻卷滚动，惨叫声儿不绝于耳。紧接着，孙军的排炮齐射，紧跟着端刺刀光裸上身的敢死队便冲了上来。

后来，后来便……

……

要说马鸿逵对杜二国没有一点儿怜悯之心也不对。毕竟，杜二国当年在河南救过马鸿逵的命哇！那年是剿一股子土匪，怎么的半夜土匪围住了马鸿逵的内宅，当时只有杜二国和其他几个马弁守着，等后来看一看抵挡不住，杜二国掩护马鸿逵顺后墙翻了出去，钻进山后一片乱草丛里。到天亮援军来了，杜二国才扶着马鸿逵出来。

院子里打掩护的几个马弁全死了，还有几个土匪，横七竖八地躺了一院子。就那以后，马鸿逵便拿另眼来看他。提了营长，又提了团长。如今，唉，他娘的！马鸿逵啐了口痰，对守在一旁被临时找来当行刑手的警卫营营长曹品端使了个眼色说：

“拉下去，毙了！”

“马主席啊，饶命呀！”杜二国一听，死死地抱住马鸿逵的大腿不松手，马鸿逵抬起腿踢了他一脚，骂：

“驴日下的！”

等曹品端把杜二国拉下去，在行刑柱上用绳子穿在铁环中绑定，又跑上来说：“报告主席，阿訇早来了，等着呢。”

“嗯！”马鸿逵点了头回答，“看安拉保佑狗日的不！”

南关清真寺中的大阿訇马兴贵早等候多时了。这会儿来到杜二国的面前，捧着一本古兰经咕咕哧哧地念起了经文。

这规矩，早在马鸿逵父亲马福祥带兵时便立下了，逢到要枪毙处死违反军规的军官，便先请阿訇来念经。等到一枪打不中

或是一刀砍不死，就说明此人有安拉护着，就可放人不究以往。所以每逢此时，被处死者的家属便使钱给行刑的刽子手；使钱给阿訇。杜二国的婆姨，早一天便把钱使了。眼下就看结果了。

曹品端指使一个兵迈开步子，从绑杜二国的柱子开始，量出五十步远；然后他掏出枪，压进一发子弹，煞有介事以手抚抚额头，冲杜二国喊：

“兄弟，如果去了别怨咱；如果活下来就谢真主吧！”说罢，手起枪响，杜二国身上象是被电击了猛地一抖，脑袋立时耷拉了下来。

他的左肋处开了个洞，血水从衣服中渗出来。

他没死。子弹正正地从左下第二条肋骨侧滑过去了，只在肉上钻了几个洞。这伤轻！只消在家歇养个把星期便没事了。这会儿他是昏了过去，是被吓昏的。吓死了过去。

“是杜团长的命大哇！”曹品端把枪插进枪套，上前检查了一番，快步跑到阅台上，“报告主席，杜团长有真主护着，只伤了，没死。请主席示下。”

马鸿逵哼了一声，然后缓缓地说：“照旧例，放人！”说罢，转身便要走。

“慢着！”马鸿逵刚迈出第一步，就听台下木桩站似的尉级军官队列里，爆喊着跨出来一个军官。

马鸿逵横下眉梢瞥了那军官一眼。这人有二十五、六的样子，个头不高，才约一米六十左右，脸色苍白象是刚害了伤寒好了似的。眼睛不大，倒吊眼角却十分有神。面熟哇！

马鸿逵定了定神儿，拖着腔问：“那个部队的？”

“报告主席，三师二团四营一连上尉连长史步新。”

“哦，啥事！”马鸿逵听了口音也熟，浓浓的河州口音，是他老